

東
華
續
錄

東華續錄

乾隆十一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倫蕃恭校

乾隆五年庚申春正月壬戌諭今日御史朱續暉條奏三摺第一摺內稱人君之務但當精選賢能任以要職則處躬不勞而收效甚大其餘煩碎之處不足留意伏願皇上寡欲以養身握要以圖政謹持大綱保愛精神等語朱續暉此奏大約見朕舊臘微感風寒偶爾違和遂以爲煩勞所致殊不知寒暑中人眾所時有舊臘新春因冒寒而咳嗽者甚多不獨朕躬爲然豈帝王之身便不容小有寒暑之不適耶一有違和卽謂由於煩勞嗜欲此亦狂愚之見耳況新正以來朕恭侍皇太后筵宴並賜宴諸王大臣及外藩王公等皆歷來應行之典禮豈可一槩停止至於節一身之勞

遂將國家政務不事躬親尙執要之名而開叢脞之漸則錯謬已甚第二摺內稱近日臣工大槩優柔暇豫之意多而震動奮發之意少其勤者亦密於小節而疏於大體此乃人情疲玩之機政令怠弛之漸等語此數言頗中時弊不獨朱續暉言之朕亦早見及此內而九卿外而督撫俱當時時儆惕各矢忠純以盡職業務爲根本遠大之圖毋徒從事於簿書案牘貽小臣之指摘是我君臣所當共勉者古云王道無近功雖爲治有本然亦推行有漸轉移風氣實非一朝一夕所能旋至而立效也朱續暉以爲效法漢之文帝唐之太宗不若效法唐虞三代法漢唐而不至則去之愈遠弊端叢生法三代而不至猶無一偏之弊可享中和之福朕再四思維以今日風氣言之不但不能遠追三代卽文帝太宗亦豈易幾企亦惟有以實心行實政不期近功不圖速治徐以俟之或可

漸臻上理若浮慕虛名有意規倣則效法漢唐尙屬虛假而況於
唐虞三代乎第三摺內奏稱督撫舉劾不能弊絕風清舉循良而
循良不盡舉劾貪昧而貪昧不盡劾又其狡者循良本不必舉而
舉之中必間以循良以塞人口貪昧本不必劾而劾之中必間以
貪昧以饜人心等語夫舉劾不當亦有有心無心之別爲督撫者
所轄通省屬員甚多或識見不到或訪察不周致有錯誤尙屬無
心之過至於徇情受賄顛倒是非則過出有心罪不容貸近日督
撫中尙未必有其人朱續暉旣爲此奏想伊必有實據此處甚有
關繫著朱續暉逐一舉出據實具奏再朱續暉三摺內旣云不貴
煩勞又云乘時振作是伊前後立言已自相矛盾朕將何適之從
耶將伊三奏一併發鈔俾內外臣工共知之○以魏定國爲山東
布政使倫達禮爲西安按察使

原任福建按察使

○甲子命湖北守巡三

道每歲各出巡所轄○乙丑諭國家一應賦稅無論正雜羨餘凡微之官府者俱係出之閭閻究其實乃以天下之物力供天下官弁兵民之用爲上者不過爲之權衡調劑於其間若經理其事者稍有纖毫假借則大不可也前者各省臣工不能砥礪廉隅取之民者旣極煩苛而侵之官者又多虧空計其贓私動逾累萬以致身罹法網貽害妻孥仰蒙 皇考世宗憲皇帝聖慈矜憫提撕警覺釐剔肅清所有一切陋規悉行裁禁以紓民困俯允直省督撫所請將舊有耗羨一項酌定額數用資各官薪水及地方辦公之需名雖提解耗銀而較之從前私派私收固已經減數倍矣自奉行之後官員無拮据之憂百姓免需索之累吏治民生稱爲兩便此實中外所共知共見者朕御極之初曾降諭旨飭令督撫毋得重耗浮徵致困閭里凡賦多稅重之地屢加寬減民捐官墊之款

悉動存公乾隆三年又將解部減半平餘一項扣存司庫以備荒
歉應用蓋因各省公用甚繁而耗羨無幾惟恐所入不敷所出是
以不惜部庫之贏餘留備地方之不足各省督撫藩司皆當加意
慎重不時查覈減官吏一分之浮費卽留百姓一分之實惠此理
顯然可見乃比年以來或無關緊要之事遽行動用卽例應支給
之項亦有浮開部駁覈減時見章疏其扣存備賑平餘銀兩各省
有已經報部者亦有未經報部者遇有應辦賑務仍多臨時請撥
由此類推則司庫所存公項未必盡歸實用雍正十三年六月內
會奉 皇考諭旨將各省耗羨存公銀兩敕令清查原屬防微杜
漸之至意朕嗣位之初念耗羨不同正項從前原未定有章程且
歷年已久各省規條不一官員更換亦多况復恩詔屢頒縱有拖
欠亦當在寬免之列是以諭令暫行停止清查今看各省情形漸

滋冒濫若不早加整頓立法防閑必致那移出納弊竇叢生一經敗露國法難寬揆之朕愛養教誨之心固有所不忍卽經辦各員噬臍知悔已屬難追是及今綜覈清理亦豫爲保全之道也戶部可行文各省督撫將地方必需公費分晰款項立定章程報部覈明彙奏存案嗣後務將一年之內額徵公費完欠雜支同餘賸未給各數目逐一歸款各官養廉照依正署起止月日應得分數並扣除空缺詳悉登記其收數內有拖欠未完者分別應否著追其支數內有透動加增者分別是否應給有無那移虧缺之處俱於歲底將一切動存完欠確數及扣貯減免平餘銀兩造冊咨送戶部覈銷如此年清年款則民力輸將均歸地方實用而經理之員亦免罹於參處矣○丁卯諭前日御史朱續暉奏稱督撫舉劾不能弊絕風清所舉不盡循良所劾不盡貪昧又其狡者循良本不

必舉而舉之中必閒以循良以塞人口貪昧本不必劾而劾之中
必閒以貪昧以厭人心等語朕以此處甚有關繫想伊必有實據
令其逐一舉出指實具奏今朱續暉奏稱安慶府知府郭朝端衡
永郴道許登瀛皆大計卓異之員而又以貪婪被劾濼州牧朱煌
保題方及數月而以貪革靜海令劉浩基保題甫經一載又以貪
革等語朱續暉之意卽以此爲督撫舉劾不公之明證耶殊不知
居官之人始終改操前後易轍者往往不免書云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固未可以一時之操履而遂定其生平也是以各
省督撫考察屬員有先舉而後劾者又有前後督撫此舉而彼劾
者若謂一舉之後不可復劾其勢必至於迴護本身瞻顧他人置
公道於不問豈非導天下以徇情怙過之大弊乎其所見甚屬鄙
陋朱續暉又稱風聞見審未結事件內如王德純一案有與督撫

關涉之處雖風聞未可遽以爲實而有心與無心有不敢遽信者
又稱臣所愧者學識鄙淺言詞拙滯徒抱獻納之志無能效一得
之愚等語朱續暉條奏其中或是或非朕皆一一指示又稱督撫
舉劾不公所關綦重豈可徒託空言而不究其實事是以令其明
白陳奏此正諄切求言之意伊乃奏稱徒抱獻納之志無能效一
得之愚竟似朕不採納其言者朕深鑒拒諫之非是以卽位以來
虛懷納善研求治理惟恐涉於偏倚之心人所共知自有公論豈
因朱續暉一人巧語微詞欲自盜忠直之名而天下臣民遂疑朕
爲不受諫之主乎朕若因是而將彼交部議處未爲不可但朕聽
此等狂瞽之言實不介意而巧詐譏刺者亦不可不明白指出以
示人耳至王德純一案據伊所奏頗有關繫著伊卽馳驛前往福
建會同督撫詳確審明具奏如能審出實情則伊爲行願其言之

人矣○戊辰江南壽州麒麟生○湖南綏甯等處苗匪滋事救巡撫馮光裕調兵剿撫○兩廣總督馬爾泰奏上年安甯有矣長自號交江王後裔與鄭姓對敵占奪該國興化地方未久卽投誠滇省後復有祿平州土官韋福琯攻掠諒山欲劫鄭姓旋聞該國已與講和漸俱甯貼臣惟密加巡防外示鎮靜報聞

二月丁丑命直隸山東山西湖南廣東等省招商採煤○己卯賜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敕書曰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朕爲闡教安民之故降旨息兵往者以疆界必宜定議台吉雖數遣使來輒以必不可行之事借端要請是以議久不決前年爾遣哈柳入奏請厄魯特毋得越阿爾台山梁喀爾喀仍居扎卜堪等處此卽與定議無異又奏稱布延圖托爾和兩處卡倫稍向內移朕以卡倫不可移動之處降旨開示令哈柳齎還今台吉復遣哈柳來

辭甚恭順且謹遵朕旨每年止遣二三十人巡察科布多其卡倫請仍設置如舊朕覽之欣悅但原議以阿爾台山陽至塔卜塔克拜塔克烏蘭烏蘇羅卜諾爾噶斯口爲界今奏內尙未聲明故朕命大臣詳問哈柳據稱以阿爾台山爲界業已指明山南之人仍住原處自不待言何庸復議觀此則一切俱遵朕旨更無可議之事朕卽降旨喀爾喀令勿踰扎卜堪等處矣朕爲大君統一中外天下眾生一體愛育今爲廣教安民罷息干戈彼此旣咸歸和好當各飭所屬毋違定約妄生事端若遵守勿替則黃教自此愈興眾生永享安樂之福爾又奏稱前請往藏熬茶實爲敬信喇嘛之故豈敢生事但帶往什物甚多百人難以運致故此次不能與哈柳同來伏乞許用三百人爾前以班禪額爾德尼圓寂之故欲使人入藏熬茶誠心奏請朕已諭行止令人數毋過百今爾又以運

物百人未敷請增至三百人朕更加恩允准爾須選擇曉事之人其赴東科爾朕當遣人護送至貿易之事朕令大臣與哈柳定議亦如俄羅斯例四年貿易一次人數不得過二百八十日還部來京者道出肅州西安其往肅州者亦以四年爲限數不得過百人除禁物外買賣各從其便再爾部人來若與俄羅斯同在一年恐於爾等無益今定於寅午戌年來京子辰申年至肅先期以起程之日與何日可入境報知邊境大臣俟其奏到更當遣官護理爾亦宜擇信實之人來時更明白曉諭之無得滋事再台吉若別有奏請之事仍更遣使減省僕從勿攜貨物旣入我境更令馳驛前來此次台吉一一恪遵朕旨實心恭順朕甚嘉之用從前和好之禮隨敕賞各色段十六端○辛巳命貴州設社學○癸未工部尙書魏廷珍以老病乞休得旨魏廷珍歷任中外凡事推諉從不實

心供職 皇考世宗憲皇帝曾屢降諭旨申飭此眾所共知者朕御極之初仍留尙書銜將伊派往 泰陵料伊或勉勵思奮痛改前非嗣因左都御史缺出一時不得其人是以前復行起用旋升工部尙書詎伊到任以來並未擔當一事建白一言亦未奏請面陳一語從前習氣並未悛改今又以老病乞休希圖始終保全更冀在家食俸似此因循懈怠持祿保身之陋習斷不可長魏廷珍著革職以爲身爲大臣膜視國事止知自爲者之戒又諭魏廷珍凡事推諉不肯實心供職因循懈怠始終一致有負簡用之恩已降旨將伊革職朕恭閱 皇祖實錄載有 諭旨云九卿會議時但一二人發言眾俱唯唯其漢大臣則必有涉於己之事方有所言其不涉於彼之事卽默無一語尤可異者前人畫題後人亦依樣畫題不計事之是非但云自有公論甚至有畫題已畢始問爲何

事者如此甯不愧舉國之清議此 皇祖當日之諭旨也 皇考

御極十三年時加訓誡力爲整頓此風已經悛改乃觀近日情形漸有復蹈前轍之意如朕所簡用之大臣內如楊超曾陳惠華田懋未爲習氣所染至於任蘭枝吳應棻凌如煥輩俱非不能辦事之人而徒事模稜依違兩可此等陋習若不知儆惕改悔或反以爲得計則廢弛之漸又將從此而開所關匪細從來有實心者斯有實政旣無實心自無實力旣無實力安望其有實政故因處分魏廷珍特行曉諭九卿等嗣後務矢惓忱毋蹈魏廷珍故轍朕實有厚望焉○乙酉諭致仕左都御史楊汝穀謹慎老成宣力年久前以衰老乞休朕俞允所請俾養餘年今聞湓逝深爲軫惻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勤恪○丁亥命臺灣調補人員毋限年分並准隨時揀發○壬辰命河南巡撫兼提督銜○甲午命

直隸山東挑漳水子河○丁酉設唐古特助教○戊戌以韓光基

爲工部尙書

由刑部左侍郎遷

三月丁未召胡瀛來京調高山爲山西布政使以閻堯熙爲四川

布政使吳龍應爲湖北按察使

由武陟黃德道遷

○設古北口兵備道○

庚戌召鄂彌達來京以尹繼善爲川陝總督

由刑部尙書遷

○辛亥奉天

蓋平縣麒麟生○癸丑挑南運河○乙卯命各省修關隘○丁巳

定國子監南學學規○己未轉王安國爲刑部左侍郎以楊嗣璟

爲刑部右侍郎

由太常寺卿遷

○以德爾敏爲左副都御史

由通政使遷

○辛

酉諭今日都察院因紅帶子弘暉等懇請迎養嫡母查克丹接呈

轉奏夫迎養嫡母乃是好事朕若不允是不能成人之孝矣但其

中情節宗人府該旗無不備知今朕面訊查克丹云汝摺內但稱

弘暉等曾在宗人府具呈宗人府不曾接奏至伊等曾在該旗具

呈與否汝亦會查明否查克丹回奏未經詢問不知曾否具呈等語夫都察院爲申冤理枉之處若人在宗人府具呈不接該旗具呈又不接都察院原可代接轉奏未有不經該旗而都察院竟代人奏事者且自查克丹爲左都御史以來爲人所申者何冤所理者何枉而亟亟代人奏聞此事查克丹原係庸碌無能之人伊何敢冒昧代人奏此等事且宗人府託故不奏亦知其不應代奏耳乃查克丹並不詢其曾在該旗具呈與否輒爲代奏明係受人指使且引錫類之文令朕不得不從卽此豈查克丹意料所能及查克丹著革職交部嚴審其與何人商量受何人指使之處該部必將情由究出定擬具奏弘暉等乃身獲重罪之人朕卽位以來格外加恩給與紅帶子並賞以田宅乃伊等不知感恩守分仍復生事看來終不安靜著該旗嚴行管束如再有生事之處朕惟該旗

大臣是問○乙丑禮部議准江西巡撫岳濬奏饒州府樂平縣明故知縣張彥方捐軀殉節雍正四年奉 恩詔入忠義祠邑有水旱疾疫祈禱輒應威靈昭顯立祠於縣儀門右請敕加封號以示褒榮從之尋錫號曰忠貞慈惠之神○丙寅晏斯盛丁憂以包括為安徽布政使陳宏謀為江蘇按察使由直隸天津道遷○己巳以杭奕祿為左都御史調阿克敦為刑部左侍郎以德齡為工部左侍郎

由盛京工部侍郎遷

○庚午命奉天廣甯義州設旗倉

夏四月壬申命各直省封印後用豫印空白○甲戌諭河南巡撫雅爾圖奏稱田文鏡在豫百姓至今怨恨不應入豫省賢良祠朕批示此等事何須亟為之若行撤去豈不有悖於 前旨乎使田文鏡尚在朕不難去之罪之今已歿矣在祠與不在祠何礙於事況今日之在祠將來應撤者正不知其幾何也何必亟亟於一田

文鏡若出於識見之迂何可若出於逢迎與彼不合之人之意則朕所望於汝者又成虛矣朕觀雅爾圖此奏並不從田文鏡起見伊見朕降旨令李衛入賢良祠其意以爲李衛與大學士鄂爾泰素不相合特借田文鏡之應撤以見李衛之不應入耳當日王士俊請將田文鏡入賢良祠係奉 皇考諭旨允行者今若又將伊撤出是翻從前之案矣試思田文鏡留於祠中於國計民生有何關繫而此時必欲行此翻案之事乎又如前日查克丹奏請弘曄迎養嫡母一事弘曄係獲重罪之人朕所以給與紅帶子者誠恐日久之後漫無分別多有未便乃事之不得不如此辦理者至於迎養伊母之奏朕若允行在伊一家必感激朕恩然以今日之迎養爲恩必以從前之治罪爲怨似此市恩翻案之舉朕必不爲也當日鄂爾泰田文鏡李衛皆督撫中爲 皇考所最稱許者其實

田文鏡不及李衛李衛又不及鄂爾泰而彼時三人之素不相合亦眾所共知從前蔣炳條陳直隸裁兵一事又有人條奏直隸總督應改爲巡撫者外間皆以爲出鄂爾泰之意前日李衛之子李星垣初到京師卽具摺奏稱伊父李衛平日孤身獨立恐不合之人欲圖報復朕命訥親嚴行申飭云汝不過一武職小臣卽有與汝父不合之人欲圖報復者朕乾綱獨攬洞察無遺誰能施其報復之私心汝係新進之人卽存此念甚屬糊塗將來豈能上進李星垣陳奏時雖未明言朕卽知其指大學士鄂爾泰也從來臣工之弊莫大於逢迎揣度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簡用之大臣爲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諒亦不敢存黨援庇護之念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不獨微末之員卽侍郎尙書中亦所不免卽如李

衛身後無一人奏請入賢良祠者惟孫嘉淦素與鄂爾泰張廷玉不合故能直據己意如此陳奏耳朕臨御以來用人之權從不旁落試思數年中因二臣之薦而用者爲何人因二臣之劾而退者爲何人卽今日進見之楊超曾田懋皆朕親加簡拔用至今職亦何嘗有人在朕前保薦之乎若如眾人揣摩之見則是二臣爲大有權勢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視朕爲何如主乎但人情好爲揣摩而反躬亦當慎密卽如特古勒德爾因派出坐臺託故不往朕加以處分又刑部承審崔起潛一案擬罪具題時鄂爾泰曾爲密奏後朕降旨從寬而外間卽知爲鄂爾泰所奏若非鄂爾泰漏洩於人人何由知之是鄂爾泰慎密之處不如張廷玉矣嗣後言語之間當謹之又謹又額駙策凌到京曾奏特古勒德爾年老請令回京又法敏富德常安輩策凌亦曾在朕前獎以好語又謂富

德宜補隨印侍讀此必鄂爾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陳奏也今
鄂爾泰奏辨並未向伊言之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屬不可若未向
伊言而伊揣摩鄂爾泰之意卽行陳奏則勢力更重額駙且然何
况他人鄂爾泰亦能當此語乎朕於大臣視同一體不但欲其保
全始終且於疑似之際亦每爲留意以杜外人之議論卽如前日
刑部侍郎員缺朕原欲批用張照因彼時鄂爾泰未曾入直而張
廷玉在內朕恐人疑爲張廷玉薦引是以另用楊嗣璟又如勵宗
萬不安靜鑽營生事朕因其小有才具尙可驅策令其在武英殿
行走亦足滿其分量矣而外人以爲張廷玉所劾不得起用其實
當日勵宗萬保舉受賄一節果親王曾經奏聞並非出於張廷玉
也朕之用舍悉秉至公朕之繼述期於至當若謂 皇考當日所
用之人不應罷黜所退之人不應登進如大學士鄂爾泰豈非告

退閒居而朕特用之大臣乎又如前日吏部爲恆德襲職事具摺
請旨朕因摺內奏稱雖與銷減之例相符而與奉有特旨多頗羅
之案似同一例等語恆德係訥親一族不應如此措辭朕不准行
且面加訓諭之鄂爾泰張廷玉乃 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眾
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全節不受國恩豈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
迎日積月累實所以陷害之也朕是以將前後情節徹底宣示深
欲保全之二臣當更仰體朕心益加敬謹以成我君臣際遇之美
○諭吏部侍郎程元章爲人卑庸不肯實心任事留於衙門不過
備員而已著革職其員缺著蔣溥補授○己卯戶部議准雲南巡
撫張允隨奏各省地丁錢糧例應二月開徵四月完半五月停忙
八月接徵十月全完嗣於雍正十三年改令十一月全完各省遵
行惟貴州一省向係九月開徵次年三月全完雲南省山多田少

秋收納糧而外蓋藏有限春夏之交籽種牛工在在拮据非典質輸將卽借貸完納卽至稻穀登場拮据仍所不免查滇黔兩省土宜物產地氣天時無不相類若倣照黔省之例九月開徵次年三月全完有益民生並無虧正賦請自乾隆五年爲始將滇省各屬應徵地丁銀兩照黔省辦理著爲定例從之○乙酉鄂彌達以兩廣總督任內縱庇家人革職○己丑以那蘇圖爲刑部尙書○辛卯賜故直隸總督李衛入祀賢良祠○壬辰免扣出征傷病官兵豫借銀兩著爲令○甲午諭今年春閒雨澤尙屬調勻自四月以來漸覺愆期昨雖得微雨仍未霑足若再遲至旬日之後必成旱象二麥收成必致有減分數著禮部虔誠祈禱朕因近日少雨宵旰焦勞無時或釋屢向大學士等諮詢籌畫感召天和惠濟閭閻之道今日特召爾九卿等面降諭旨朕之念切憂勤無非爲百姓

起見蓋以百姓皆朕之赤子也君臣一體朕之赤子獨非諸大臣之赤子乎儻或年歲歉收朕與諸大臣官員豈至有飢餒之患而百姓饔飧不給嗷嗷待哺是猶爲父母者晏然飽餐而聽其子之號飢於側於心忍乎此數日中得邀上天慈恩甘霖大沛自可仍望豐收設或竟成亢旱則當豫爲未雨綢繆之計凡有可以裨益閭閻者爾等悉心籌議及時料理庶幾有備無患朕御極五年以來畿輔之地雨暘不能時若上年秋成稍覺豐稔今歲春初頻得時雨朕心方爲慶慰不意目下又有旱象朕於用人行政之間反躬自省仰承上天眷顧之隆皇考付託之重兢兢業業不敢有負此朕心可以自信者然一日萬幾不敢信爲一無闕失也卽大學士與參機務隨朕辦事又豈能保其一無過愆人苦不自知見人之過易見己之過難如鏡之能照物而不能自照也爾等

見居九等之列皆爲朕之股肱儻政事或有失於寬縱及失於嚴刻之處爾等宜平心細想有應入告者或聯銜具奏或各抒所見據實直陳務期於國計民生實有裨益儻撫拾虛詞以用人行政爲無可置議或按索瑣事苟且塞責皆非朕所諄諄期望於爾等者夫朋友之間尙有規勸之義况我君臣誼關一體者乎至科道爲朝廷耳目之官朕廣開言路獎勵多方並令翰林郎中參領等官皆得建言原冀有裨國是乃數年中條奏雖多非猥瑣陋見卽勦襲陳言求其見諸施行能收實效者爲何事乎且近日科道官敷奏亦屬寥寥卽閒有條陳多無可採卽如官福參奏工部一事有意苛求皆屬空中樓閣毫無實據朕不准行降旨申飭如此等者謂之不開言路可乎部院奏事近來亦屬簡少或因朕躬欠安之後尙須調養有意減省遲延耶雖見在事務未見貽誤然如此

存心乃歸寺之忠愛非人臣事君之大義也若因朕此旨又復陳
奏一二無關緊要之事以見供職之勤此又毫無識見者矣卽如
各部司官中頗有年力老邁不能辦事之員該堂官多以無甚過
失姑爲優容不知此輩久占員缺凡行取知縣及額外候補人員
內才具可用者轉致壅滯無缺可補應將見任司員老邁者甄別
沙汰令其休致此等素餐之人仍得原品回籍亦非過刻之舉此
卽各部所應辦之一事也總之我君臣皆當以實心行實事刻刻
以民生爲念不得稍有粉飾視爲具文乃可上感天和下裨庶政
爾諸臣當交相勸勉以仰副朕意並將此旨傳與科道翰林等俾
共知之○吏部議准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等奏山東黃運兩河
止設管河道一員道里縣遠必得大員分任專司防守查覓沂曹
道曹單二縣卽其所轄地方東省黃河係在曹單二縣汛內管理

甚便該道專司分巡職事稍簡河務不難兼管與其將黃運兩河
令河道一員兼管顧此失彼不若令兗沂曹道分任更爲妥協請
將管河道改爲通省運河道專管運河一切蓄洩疏濬開壩事宜
仍管河庫事務兗沂曹道改爲分巡兗沂曹三府專管黃河一切
事宜於運道民生均有裨益從之○轉凌如煥爲兵部左侍郎以
王承堯爲兵部右侍郎許王猷爲內閣學士由詹事遷○以偉璉爲盛
京工部侍郎由大理寺卿遷○戊戌諭從前師生同年袒護朋比最爲惡
習關於風俗政治者非淺我 皇考當日屢垂訓誡力爲整頓此
風已覺改易近日以來又有復萌之意前日陶正靖因升授太常
寺卿具摺謝恩朕召伊進見面詢云見在雨澤愆期朕用人行政
之閒或有闕失召爾獨對爾當直陳無隱伊沈思良久奏云並無
闕失惟有處分魏廷珍一事不無屈抑朕思魏廷珍歷來居官一

味因循推諉從未擔承一事不過師友同年援引標榜博取虛譽
有負國恩朕是以因其自請能歸降旨革職伊既請離任已不供
職與國計民生有何關繫而陶正靖獨舉此一事爲言豈得謂之
直陳無隱乎彼時朕並無責伊之詞亦無疑伊之意及恭閱 皇
考實錄癸巳科拔取翰林知魏廷珍任蘭枝孫嘉淦等皆係同年
朕卽疑陶正靖必係伊等之門生昨日禮部引見朕問任蘭枝伊
果稱陶正靖係伊門生如此明係任蘭枝將魏廷珍屈抑之處向
伊言之而有此奏據任蘭枝辨稱未曾向伊言及則必陶正靖私
心揣合任蘭枝之意互相袒護矣因此事有關於師生年誼比周
朋黨之漸特令任蘭枝將朕旨寫出申飭陶正靖並使眾人知所
儆戒至於陶正靖係任蘭枝之門生朕問任蘭枝始知之並未向
他人問及乃伊書寫朕旨作爲問陶正靖而知之其居心詐僞避

重就輕欲於筆墨之中逞其伎倆朕豈不讀書之主於字句抑揚
閒不能辨別其用意之所在乎據此朕之所疑者確中情事矣且
伊奏稱年老耳聾一時誤聽儼然以舊臣自居試問伊自登仕籍
以來爲國家宣猷效力者何事亦不過周旋世故依違觀望如魏
廷珍之輩爲仕途巧宦耳卽此刻朕傳見大臣等而任蘭枝係進
呈旨意之人竟在外逍遙自如以致諸臣等候良久屢經傳喚而
後至是又何心陶正靖任御史時伊尙肯建言是以屢加擢用至
太常寺卿尙欲用爲學士侍郎等官此朕之本意也不料其人品
心術竟不堪問如此任蘭枝陶正靖俱著交部嚴加議處

級調用

○湖南巡撫馮光裕奏報雨水春熟情形並呈進土產祁陽

葛布一百疋芽茶一百斤得旨汝守土之官又無兼管關稅此進
甚非芽茶此次姑收以後不可○貴州總督張廣泗奏敬知 聖

躬安愈伏願稍節萬幾常存頤愛得旨覽奏具見卿關切之意然

古云朕躬雖瘁天下必肥朕豈懼一身之勞而致庶事於叢脞乎

五月壬寅額駙策凌等奏喀爾喀準噶爾以鄂爾海分界從之○

癸卯飭各省毗連州縣會緝逃盜○丁未召崔紀來京以班第兼

署湖北巡撫○己酉以汪由敦爲內閣學士

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遷

○辛亥

命蒙古王等源流檔冊家譜五年進呈一次○甲寅 上詣 黑

龍潭祈雨○丙辰命刑部清理庶獄○庚申閩浙總督宗室德沛

奏參署福建巡撫王仕任納賄婪贓各款得旨革職嚴審○以王

恕署福建巡撫程仁圻署廣東布政使○辛酉御史朱續晫奏臣

奉命到閩會同該撫審理王德純一案署撫王仕任不願臣等覆

審始而好言懇求繼又危言挾制及至會審多方阻撓會臬時又

云何承玉一段敘得日月太分明因私立一稟要臣照依改用臣

不肯從及謄清彙時仍然畫奏又以好言慰臣恐臣奏也又聞皇上初發六款交伊質審郝玉麟屬其不可審實故審後未經奏明先錄彙寄信送郝玉麟看此次會彙一定伊又卽日飛飭千里馬將彙送至蘇州與郝玉麟看且伊在閩數年品望操守甚劣因畏臣聞知臣行至清河地方卽密差心腹暗伴臣行及至省城防閑甚密故未得詳訪其實蹟然細觀其爲人機詐爲心旣棄臣節而趨利巧僞成性復借欽案以營私居心行事如此豈堪封疆重畀臣不敢不據實奏聞諭王仕任由福建道員朕屢加擢用至巡撫重任伊稍有人心自當潔己奉公感激圖報乃蕩檢踰閑婪贓作弊朕不意其負恩一至於此昨據德沛列款參奏已降旨革職交德沛等嚴審定擬今觀朱續暉所奏則王仕任之喪心病狂小人之情態畢露矣至郝玉麟身爲總督以王德純貪婪不法之員

不但行糾參且題升知府又於朕前以才情敏練辦事實心具摺保奏是誠何心郝玉麟著交部嚴加議處督撫爲通省屬員之表率必操守廉潔品行端方庶幾樹之風聲可收激濁揚清之實效况朝廷厚給養廉使之用度充裕更不應私收餽送令屬吏得以藉口開巧取之門也閩廣風氣向號奢靡而郝玉麟鄂彌達莅任旣久未能屏除一切不知天下事當豫防其漸始而食物餽遺食物不已必至玩好玩好不已必至金銀其爲吏治官方之害者實非淺鮮朕今用德沛馬爾泰爲總督此弊乃得肅清此亦人所共知者郝玉麟鄂彌達皆 皇考簡用之總督使當 皇考時敢於如此則早遭刑憲矣今敢如此是明欺朕年幼也朕非不欲保全其始終乃鄂彌達信用劣員王元樞庇護劣員袁安煜已經敗露革職而郝玉麟保舉劣員王德純又復敗露國家亦何賴於此

等封疆大吏耶朱續晬據實陳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甲子

以楊超會署兩江總督

由兵部
尚書署

○調楊嗣璟爲吏部右侍郎以張

照爲刑部右侍郎

由內閣
學士遷

○丙寅調阿克敦爲吏部左侍郎常安

爲刑部左侍郎以安山爲盛京兵部侍郎○是月左副都御史尹

會一奏前面奉諭旨各部司官年力老邁不能辦事者槩行沙汰

休致今又奉旨江西饒州府知府張鍾年老著照例以京員補用

查知府例補員外見在沙汰年老司員而忽有是旨不惟無以服

見在沙汰各員之心且旬日之間綸綍互異何以昭畫一之法守

乎伏思 皇上日理萬幾雖聰明天縱豈能纖毫不遺拾遺之任

責在臣工嗣後請倣封駁之遺意凡降諭旨例行覆奏務令述旨

之大臣斟酌無異始行頒發儻有前後不符及未便奉行之處許

其面請較正畫一方稱允協得旨此奏甚是著內閣存記至張鍾

可否仍補部員之處大學士會同該部驗明具奏

六月癸酉命阿里衮朱必階查勘山東沂州等處水旱災○命張廣泗來京陸見以張允隨署貴州總督慶復兼理雲南巡撫○丙子諭國家政事理惟一是而臣工所見或有不同各抒己見兩議三議陳於朕前不肯隨聲附和亦人臣以誠敷奏之義但其中亦有不可不杜其漸者近來如河道總督白鍾山所題開濬引渠一案九卿爲前議訥親梁詩正爲後議朕見後議內恐將來河工開冒銷之弊議駁爲是是以批准後議又廣東署撫王鏊所題朱廷達誘姦八歲幼女一案吏禮兵工等衙門爲前議刑部戶部爲後議朕見後議內引上年直隸蔚州舊案曾改立決爲監候是以批准後議在朕一秉至公毫無成見披閱本章務加詳慎卽兩議三議俱不憚煩勞惟求理之至當者而已但留心體察九卿兩議之

事大率一部之中尙書倡議而侍郎隨之又或各部自成一局定爲兩議未見有無所依傍直抒己見或一人或數人另爲一議者是名爲不附和而暗有附和之意名爲不爭競而潛滋爭競之端朕謂宜杜其漸者此也可傳諭九卿等知之○庚辰諭御史胡定奏稱慎簡人才吏部之職近日吏部選官不過查考冊籍名次某係頂選卽合掣籤無所爲鑑別掣籤之後雖有九卿驗看之例亦多無所可否至引見之時固由睿鑒然掌吏部者並不加以甄別惟聽取舍於九重殊失銓衡之義况知人則哲自古爲難俄頃之趨蹌奏對人品亦難猝定請敕下吏部嗣後選用官員務加甄別九卿驗看必加察覈其人或宜繁缺或宜中缺或宜簡缺或宜調補州同或宜改就教職或宜原品休致俱出具考語九卿意見或有不同另出考語俟引見裁決等語古來銓選之法屢變而皆不

能無弊惟按冊掣籤尙有成法可稽比之前明之擬缺注選者實爲公正此天下所共知者蓋吏部大臣與就選人員素非相習其人品之賢否才具之短長斷不能周知卽令其注缺亦不過觀其言貌年齒其人地之果否相宜亦斷不能保其悉當此皆理之顯而易見者至九卿驗看原令伊等將所知若有出身不正行止不端者據實舉出亦非槩論尋常就選之人也今胡定欲委吏部以甄別委九卿以察覈令其出具考語夫考語者考覈其居官行政之實卽虞周三載考績之意今月選官員甫經除授何所據而加以考語乎且伊謂引見之時俄頃之趨蹌奏對人品難以猝定然則吏部九卿掣籤驗看之時獨非俄頃乎又何從而定其人品也至酌量繁簡偶有改調此朕量才授任之意出自親裁則可若委之吏部九卿可乎不可乎近日御史中又有條奏各省衝繁疲難

之缺不可令督撫揀選題補者夫以督撫身任封疆屬員之賢否易知見任之實蹟可據尙謂不可盡信胡定乃欲資吏部九卿周知天下人才於未經歷試之先能乎不能月官引見時偶有改教休致二項乃因伊等年力甚衰不得已而行之近見舉人就選多至二十餘年以外伊等讀書一生得官垂暮乃無罪而廢黜之既無以服其心朕亦有所不忍也若令吏部九卿察覈其勢必致多所放棄於情亦深爲可憫此皆事之必不可行者吏部九卿皆朝廷股肱耳目朕或咨詢訪採原可各抒所見若著爲成例令其甄別察覈卽在大臣可以信爲無私而屬員親戚胥吏家人等皆謂其可操黜陟改調之柄必致影射招搖而選人之奔競鑽營妄希趨避百弊叢生皆從此始矣胡定此奏甚屬錯繆特降諭旨開導之將原摺發還○大學士等議覆雲南總督慶復等奏都電土目

翁貴忽帶土兵數百到馬鞍山揚言來請領回矣長該汛弁密訪具知其詐實欲藉是以恐嚇矣長餘黨令賊不敢再近都竜之計等語聞安南國第二次咨文云昨者都竜土目已於界首請領兇渠希望解來付與接回肆諸市朝以示懲艾經該督等以矣長旣投到邊該土目冒昧邀請發人成何體統見今備細訊鞫具讞奏請睿斷施行再爲咨達等因咨覆又據該國第三次回文云土目邀請矣長係在本國檄下茲蒙咨示謹合惟命等情是安南內亂其順逆勝負各情形仍在未定所有連界各處關隘嚴謹防範及安輯民夷等事宜各該省俱久經遵照辦理無庸復議惟是矣長一案前據該督於其投降之時照依榜文許以不死隨奉諭旨今天朝旣容其投降則安南自不能過問爲該國王計將何以辦理設使安南國王以爲納彼國之叛寬彼國之仇竟行詰問該督等

又將何詞以對可卽馳信與虜復等就見在辦理情形悉心妥議務有以服安南國王之心而不失統御外藩之大體今據該督等所奏都奄土目揚言請領矣長安南兩次回文亦以請領兇渠爲言彼旣行屢請並聽後命而矣長又斷不便復行解送彼國臣等酌議在矣長乘隙生亂固爲該國之叛人但彼時該國並未遣兵剿捕若非沿邊將士用兵彈壓明切開諭則羣匪益熾煽惑愈衆爲該國計實不免大恐是以姑示招安以散餘黨而矣長果震攝兵威俯首乞命天朝義不殺降故稍緩其死押解審擬此權宜使然亦信義所在嚮使該國一聞矣長叛亂卽便剿捕並咨請協擊則一經就縛自應發交該國明正其罪安南之叛人卽中國之匪類於彼於此何容區分今總督見在覈定請旨與該國自行究治無異無庸復行解送該國亦不必遠行請領應令該督酌照此意

咨覆安南至矣長作何發落之處仍聽該督等另行訊擬具奏請
旨可也從之又奏查慶復等奏稱去年四月閒設郡公已將衛南
王鄭樞謀害仍扶立衛南王之弟爲明都王等語而明都王行下
告條內又云奉王兄優游頤養巡處行宮則是衛南王仍在再安
南國王稱王其下多稱爲公今衛南明都相繼稱王且告條內居
然云王者受命正始爲先語多僭妄或係鄭姓已有篡國之事此
皆關彼國順逆情形應令該督等再爲採訪確信具奏奏入報聞
○癸未以謝道承爲內閣學士由祭酒遷○丁亥諭吏部鄂容安著補
授詹事府詹事大學士等承旨之時鄂爾泰以身任大學士伊子
鄂容安實不稱詹事大員再三奏辭情甚懇切朕之用人悉秉至
公毫無私意於其閒古云非喬木之謂有世臣之謂蓋以大臣子
弟果能立志向上諸事黽勉斯能不愧世臣可以爲國家宣力朕

看大學士之子鄂容安張若靄朱必階皆能遵守家聲祇受國恩
况鄂容安張若靄向蒙 皇考令在軍機處行走原欲造就成人
此次擢用乃朕量才加恩卽裁者培之道大學士鄂爾泰不得
以己意固辭並將此旨諭臣工等知之○命親老改近人員准入
大計○戊子禁革職人員濫用章服○辛卯吏部議覆江蘇按察
使包括奏分巡太通道於雍正八年添設原因崇明一區地當長
江大海武職設有總鎮文職僅止縣令又與通州接界居民互爭
沙地添設道員清釐沙地彈壓地方今漲出沙地在崇明之北通
州之南崇人越海相爭該道駐紮崇明勢必越海割斷徒滋奔馳
擾累不如移駐通州於海疆更有裨益應如所請從之○丙申湖
廣提督杜愷奏綏甯縣上中下三界溪頑苗不法派兵剿捕連破
三寨得旨嘉獎

閏六月庚子朔諭地方官化導游民○命直隸嚴緝盜賊○丙午
命浙江省採買滇銅開鑄○丁未諭湖廣總督班第參奏巡撫崔
紀袒護崔乃鏞等事二摺朕命崔紀明白回奏今據崔紀回奏情
節意甚狡詐詞復支離如崔乃鏞解漕赴淮擅動存公銀兩崔紀
奏稱崔乃鏞稟明德沛批有印領及朕面詢乃稱德沛於崔乃鏞
稟內批候巡撫批示是德沛並未批准明矣且德沛卽便批准如
心知其不可亦豈得附和准行乎崔紀又奏伊先曾駁二次因崔
乃鏞再三苦求始勉強批准夫督撫之於屬員於事理之當行者
雖不求亦應准於事理之不當行者雖屢求亦應駁豈有因屬員
苦求而遂瞻徇情面悖理以從者乎試問崔紀若非伊欲袒護之
崔乃鏞亦豈肯施之於他人乎至於崔乃鏞被參之後查出虧欠
銀八百兩崔紀奏稱恐貽累於己是以代爲賠補夫屬員參有虧

項例於本身追賠及力不能完然後著落上司罪亦不過失察從
未有屬員甫參而上司卽爲代賠者伊非與崔乃鏞有固結之私
情肯如此乎又司道府等捐助崔乃鏞一節崔紀奏稱並未授意
夫巡撫旣爲代賠卽不明授以意司道自必仰承捐助此又顯而
易見之情事也崔紀又奏臣若與崔乃鏞稍有私弊德沛豈肯不
見諸彈章殊不知當日德沛參劾崔乃鏞劣蹟纍纍原卽奏稱崔
紀與崔乃鏞素有交情若照督參撫審之例交崔紀承審必爲開
脫朕是以特令新任總督班第審理崔紀又懵然不覺乎又委巡
捕孟炳署理知縣一節崔紀奏稱臣何私於漢軍孟炳而委署之
夫同爲屬員止當論其才具可用與否何論漢軍漢人今崔紀故
爲辨別其懷挾私心於此益見崔紀受朕深恩疊加擢用至於巡
撫伊所到之處偏執任性事多徇私與總督皆不和衷朕猶望其

懷改屢有處分悉皆寬宥復加訓誡以觀其後效乃伊全未做省不肯淨滌私心殊負朕委用成全之德意難稱封疆重任著交部嚴察議奏○辛亥石麟丁憂以喀爾吉善爲山西巡撫

由吏部侍郎遷

○

以圖爾炳阿爲江西按察使

由甘肅道遷

○壬子諭湖南北會剿將士

聽提督杜愷節制○設河工糧倉○

乙卯命貴州總督張廣泗至

湖南與馮光裕會商苗疆軍務○戊午侍郎張照奏元臣郭守敬

做璣衡遺意製造儀器向在觀象臺上流傳至今四百餘年嗣因

西洋人紀理安製造新儀將舊儀銷毀惟存簡儀渾儀仰儀等數

件今又有交養心殿改造器皿之議竊思羲和以來中國所存躔

度遺規惟此一綫良可愛重豈宜銷毀乞敕下禮部會同欽天監

查觀象臺舊儀完全者幾座不全者幾座開造清冊分貯內閣禮

部欽天監以昭慎重從之○庚申停雲南鑄錢運京○壬戌浙江

海甯尖山壩海塘工竣○湖南巡撫馬光裕卒賜祭葬○以許容

督湖南巡撫○甲子轉阿克敦爲吏部左侍郎調留保爲吏部右

侍郎

由戶部

○以二格爲左副都御史

原任工部侍郎

○準噶爾台吉噶爾

丹策零遣使莽鼐進表至京表曰哈柳歸奉 大皇帝敕書諭令

厄魯特在阿爾台山陰游牧不得過山梁喀爾喀亦不得過扎卜

堪等處其科布多所在各令巡視又許我進藏熬茶之人數至三

百不勝歡忭 敕書有云原議本以阿爾台南塔卜塔克拜塔克

烏蘭烏蘇羅卜諾爾噶斯口爲界今爾一切俱遵朕旨更無可議

之事是已蒙 諭旨見許也但 敕書內係蒙古舊語音我等尙

未能盡解故遣哈柳入奏懇求定界旣以互相牽掣訖未定議復

遣吹納木喀入奏亦是此意去年哈柳奉到 大皇帝諭旨云罷

兵息民永歸和好卽定界與否亦非要事但令彼此游牧互相隔

遠我 皇祖時所設卡倫不得移動其科布多等處朕亦不另駐
兵每年應略地時仍各遣二三十人巡視既免相掣之嫌亦解爾
疑惑之心朕不食言荷蒙 諭旨欲釋我疑懇將從前未能盡解
之語再降 旨明示至進藏之事候莽鼐信到卽日起程於八月
二十日左右定到哈密由哈密卽赴東科爾但必取道肅州則來
人俱未出痘恐途中患病且道遠或遇無水草處無以接濟請一
切生畜路費俱自行備辦由庫克沙什西喇喀勒占至東科爾貿
易後前往至進藏時或馬匹疲乏尙需接濟伏乞加 恩奏入報
聞○飭湖廣提督杜愷廣西提督譚行義會勦苗搖

東華續錄

臣周澗蕃恭校

秋七月己巳諭大學士等廣西義甯頑苗勾結楚苗肆行不法見在用兵乃地方最緊要之事安圖專人齎摺來京並無一語奏及止將安南國土官將完結之事敘述以塞己責其意蓋欲以義甯之事全推卸於督臣馬爾泰也不知馬爾泰甫到桂林而安圖久在地方且與義甯相去甚近從前如何情形近日如何辦理安圖豈可視同膜外巧爲推卸之計乎卽如粵省雨水收成亦必待朕降旨詢問而後陳奏則其不以民瘼歲功爲念可知封疆大臣如此居心行事地方何所倚賴可傳旨嚴行申飭之○庚午諭八月十三日爲朕誕辰聞內外臣工以今年爲三十萬壽之期欲行慶

賀貢獻之禮朕甚不取今年春閒外省督撫提臣中如德沛王郡王仕任等曾請八月進京陛見朕批諭止之蓋朕年甫及壯不言慶賀且朕所望於內外臣工者總在實心實政爲國家宣猷效力不在稱觥祝嘏之儀文著卽傳諭內外臣工等仍照常年之例行若有在常例之外者俱著停止○癸酉調張渠爲湖北巡撫以徐士林爲江蘇巡撫安甯爲江蘇布政使由蘇州織造遷○召安圖來京調方顯爲廣西巡撫碩色爲四川巡撫以朱定元爲山東巡撫起金鉷爲河南布政使尋吏部奏金鉷已故以趙城爲河南布政使呂守曾爲甘肅按察使由浙江杭嘉湖道遷○甲戌禁私售旗地○乙亥賜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敕書曰諭噶爾丹策零爾使莽鼐齎至奏章言哈柳奉到敕書內有云原議以阿爾台南哈卜塔克拜塔克烏蘭烏蘇羅卜諾爾噶斯口爲界今旣一切俱遵朕旨更無可議

之事是已蒙諭旨見許但敕書內係蒙古舊語音未能盡解是以屢次遣人入奏迄未定議懇再降旨明示等語朕爲大君不分內外一體愛恤欲邊界民人不起爭端長享安樂所以前歲敕書中言罷兵息民永歸和好則定界與否亦非要事惟厄魯特無過阿爾台游牧卡倫設立如舊科卜多不更駐兵每年應略地時止遣二三十人巡視彼此旣無牽掣亦可釋爾疑惑諭旨甚明以此台吉亦喻朕旨卽此定議去年哈柳來朕甚嘉之特以前者賜爾敕中原有令游牧人等各安所居之言及爾還奏並未言及阿爾台南游牧人等之事此事雖非緊要但前旣議及後不一一指明恐彼此游牧人等不知或妄行踰越致起爭端有乖和好故朕之大臣面詢哈柳據云以阿爾台山爲界業已指明山南游牧之人仍居舊地自不待言復有何議因此朕亦就此完結惟諭喀爾喀等

自今無得過扎卜堪齊克濟哈薩克圖庫克嶺等處游牧而已今
台吉又復懷疑祈朕明降諭旨朕爲天下大皇帝豈肯食言台吉
固無容過慮也又稱進藏之人若由肅州赴東科爾其人悉未出
痘又道遠恐乏水草請自備牲畜路費由庫克沙什西喇喀勒占
前進至進藏時或馬匹疲乏尙懇加恩接濟爾前請進藏熬茶百
人不敷乞用三百人朕已允行至一切所需爾本以尊崇佛教修
行善事之故致誠前往此事固未便朕爲資助亦於台吉聲名有
關但旣經奏請儻由東科爾進藏及由藏回時途間果有匱乏量
爲接濟在朕固所不吝也至請路由庫克沙什等處朕邊境大臣
已詢習知道路者俱言此路旣多戈壁又缺水草行走甚難但爾
來人未出痘者道經內地誠屬可虞朕已飭令邊境大臣擇戈壁
少水草好有益於爾人畜者詳悉勘明導引爾之人赴東科爾到

時朕大臣當已豫爲之備矣隨敕賜各色段十端加賞玻璃磁器四十事大段六端○丙子命喀爾喀王等與兩路軍營會議撤兵○吏部議湖廣總督班第參奏湖北巡撫崔紀違例縱私各案查崔紀濫准崔乃鏞擅動存公銀兩被參後復代賠虧缺種種徇庇應降三級調用又委按察司經歷署理州縣印務應罰俸一年又密諭各府令民間暫食私鹽尤爲飢法溺職應照例革職得旨崔紀袒護崔乃鏞一案著照部議降三級調用至今民間暫食私鹽一案雖悖謬實甚但事尙未行遽議革職未免過重此案著免其革職再降五級調用○丁丑諭今日大學士等擬寫山東寬期帶徵米豆以紓民力之諭旨內有今歲雨暘應時收成豐稔萬民樂業之語朕思山東當荒歉之後今歲雖獲有秋而元氣未復若遽以爲萬民樂業則言過其實非朕心所敢安也凡豐亨豫大萬民

樂業等語卽臣工見之章奏朕且謂其過於鋪張在朕諭旨中亦豈可以告天下爾等可記朕此旨嗣後毋得稍忽蓋朕之事天亦猶臣工之事朕若朕承上天恩眷而稍有侈然自足之心卽非永承恩眷之道亦如臣工受朕恩眷而侈然自足亦豈能常承弗替乎且今吏治未盡循良風俗未盡淳厚人材亦尙未振興兵民生計亦尙未充裕此我君臣所當憂勤惕厲亟爲籌畫者况民猶水也激之則清撓之則濁若示以振作則才幹者或失之乖張若偏於安靜則委靡者又流於闒茸此中調劑實屬甚難固不可欲速尤不容稍懈惟有時刻加之意以期潛移默化終底於成而已○戊寅命八旗三年一次赴蘆溝橋演礮○己卯增河南伏牛山兵弁○甲申諭朕聞滇省鶴慶府城及所轄之觀音山於前明時分設驛站後因驛站裁革驛馬分給驛丁將觀音山編爲三十

馬頭每馬人丁十七丁每丁歲徵銀五錢四分在城驛站編爲二十馬頭每馬人丁五十六丁每丁歲徵銀二錢五分共徵驛站丁銀五百五十九兩有零至今相沿每歲交納而窮丁無力輸將以致官役代爲賠補前經地方官將自首額外條編並折徵稅秋銀六十二兩九錢抵充外其餘仍屬無著朕念此等歲無出產之民徒以先世貽累賠納丁銀情殊堪憫嗣後將此項應徵銀兩悉行豁免以示朕加惠邊氓至意○命張廣泗留辦湖南軍務○乙酉諭武職官員專司營伍服習騎射是其本分向因將弁偷安坐轎並不乘馬曾蒙 皇考頒發諭旨嚴行禁止煌煌 聖訓自應永遠欽遵乃近聞江南武弁復蹈從前陋習多不乘馬自副將以下至都司守備俱公然乘坐四轎甚至有前呼後擁喧耀街衢者江南如此他省諒亦不免夫人情習於勞則精神振作習於逸則志

氣委靡况身為武員而憚於乘騎開驕惰之端啓廢弛之漸又何
以飭戎行而率士卒乎各省督撫提鎮務將朕旨通行申飭如仍
不遵奉卽指名題參交部議處○丁亥諭沿邊省分交涉蒙古事
件毋許歧視○戊子飭福建督撫籌積貯○頒 日講四書解義

御纂四經性理精義

御選古文

御註孝經於奉天各義學

○國子監奏監丞助教等官遇丁祭時有陳設分獻各執事請照
禮部光祿寺之例一體賞掛數珠以光祀典得旨准帶數珠○己

丑以陳守創為左副都御史

由順天府尹遷

○庚寅諭據御史沈世楓

奏稱近年督撫每以尋常政務不足以結主知而動眾聽於是逞
臆見以變法矜一得以邀功其說以為利民而其實利未見而害
隨之如崔紀令開井灌田郝玉麟欲以嚴刑重困流民張渠請禁
糧艘帶酒雅爾圖抑令業主免租李衛禁止踴麴鄂彌達勒令鹽

商領帑開礦之類又如陳大受見豫撫因捕緝多盜蒙恩議敘亦將所獲盜犯陳瀆天聽凡若此者不過以身居大吏欲見長以示振作得可邀功失不遭譴如勸農催科積貯賑恤諸務皆所未遑伏祈特降明旨申諭各省督撫毋矜奇鬻異以逞其聰明毋好大喜功冀邀夫嘉獎等語朕臨御寰宇執一中以理萬幾大臣爲國宣猷亦惟能協於中方無不及之弊乃數年以來朕見督撫中關茸委靡苟且因循如碩色石麟岳濟尹會一之流實未見其悃悞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故遇有努力向前勇於任事者究勝於持祿尸位之輩是以量加獎許以示鼓勵若謂朕之簡用督撫所尙在此而督撫意中以爲如此卽足以副朕之期望則全不知朕心者矣沈世楓所奏亦不爲無因而亦有似是而非之處如崔紀之開井灌田張渠之請禁糧艘帶酒實皆事之不可行者至於禁

止驪翹一節雖目前未有大益而行之日久於米穀豈無撙節儲蓄豈無裨補卽沈世楓奏摺中所謂不應責效於旦夕者正此類也伊所陳奏皆指辦事失之太過者而言若如碩色之報荒不實尹會一之捕盜不力又失之不及乎過與不及皆非中道爲聖人之所不取天爲百姓而立之君君不能獨爲治也而分其任於督撫凡百姓之事皆君之事卽皆督撫之事也如沈世楓摺中所奏勸農積貯等務朕何嘗不屢降諭旨責之督撫而督撫中之實在留心者果不多見蓋此等事卽留心經畫而一時難以見功置之不問亦一時未必見過是以悠悠忽忽竟視爲具文矣殊不思治天下之道莫大於教養二端朕之初意俟養民之政漸次就緒閭閻略有盈甯之象則興行教化易俗移風庶幾可登上理豈封疆大臣能辦地方一二事遂足以滿朕望乎朕日以皋夔稷契望

天下之督撫天下之督撫亦當以舉夔稷契自待不可識見短淺
過自菲薄徒沽名譽徒邀嘉獎爲言官之所輕也要之安靜與廢
弛振作與紛擾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如安靜與振作則爲朕之所
取廢弛與紛擾則爲朕之所斥是非判然無難決擇爲督撫者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以副朕教導期望之至意沈世楓原奏並發○
壬辰詹事陳浩奏乾隆四年前諭旨編錄二十冊裝成五套恭呈
御覽請交大學士等校閱刊刻頒布得旨覽陳浩所奏深用滋
愧昔人云以身令者從以言令者訟朕承 皇考付託之重宵旰
乾乾深懼用人行政之未當移風易俗之未能是以誨諭諄諄而
未臻治理者皆不能躬身倡率之故也若復刊布頒行益滋漸惡
所奏不准行但留中以備省覽庶可驗言之或有不符始終之
或有不一也○甲午命各省墾曠土○丁酉大學士等議覆雲南

總督公慶復等奏開鑿通川河道實爲滇省大利兩次委員查勘自東川府由小江口入金沙江派流至新開灘一路直通四川瀘州雖崎嶇險阻要皆人力可施堪以化險爲平以資利濟惟沿江一帶人煙稀少募匠設廠運米糧工費約需數十萬金滇省見運銅斤若得改由水運每歲可省運腳之半約計三四年省出運費足以興修永遠鉅工等語查此項工程千數百里長灘巨石必令興修之後食貨轉輸一勞永逸庶國帑不至虛糜應令該督等確實估計詳慎舉行至估計一定經秋水涸有宜先動帑金將緊要工段開鑿疏通者應如所請隨時奏聞辦理至來春先用木簍試運銅斤之處恐河道方開遽欲試運若稍不妥順反足以撓成議應令從緩酌辦再木欺古夷境爲新開河道必經之地應令委員善爲招撫期於永遠安輯庶無後慮從之

八月己亥朔兩廣總督馬爾泰等奏廣西宜山縣土蠻不法派兵討平得旨嘉獎交部議敘○庚子諭朕聞江省歲額錢糧地丁酒項蘆課雜稅之外又有名爲雜辦者不在地丁項下編徵仍入地丁項下彙作分數奏銷其款目甚多沿自前明迄今賦役全書止編應解之款未開出辦原委卽有開載出辦之處亦未編定如何徵收則例於是有缺額累官者有徵收累民者有累在官而因以及民者有累在民而因以及官者種種不一朕心軫念特頒諭旨除有款可徵積久相安無累官民之項仍照舊徵解但須查明則例立定章程明白曉示以杜浮收隱混等弊其實在缺額有累官民者著總督楊超曾巡撫徐士林詳確查明請旨豁免以示朕加惠地方之至意○甲辰禮部議駁調任山東巡撫碩色奏請將先儒孔鮒從祀文廟查漢書云古文尙書出孔氏壁中顏師古注

曰家語云孔鮒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書於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則藏書爲鮒爲騰未可定又闕里志及史記世家孔鮒初事秦始皇爲文通君拜少傅繼事陳涉遷太傅是其生平約略可見至所著孔叢子一書朱子疑爲僞作是此書真贋亦未可定從祀鉅典必顯有明徵乃可據爲定論若在疑似之間甯慎無濫該撫所奏應毋庸議從之○甲寅上御經筵○己未諭東南沿海一帶如山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省俱設有戰船以爲海防之備今承平日久官弁漸覺疏忽朕聞船隻數目竟有報部之虛名而十分之中不無缺少二三者至於大修小修之時每因船數太多難以查覈該防營弁及州縣官員通同作弊將所領帑銀侵蝕入己報修十隻其實不過七八隻而又塗飾顏色以爲美觀仍不堅固且更有不肖官員令子

弟親屬載販外省或賃與商人前往安南日本貿易取利者以朕所聞如此雖未必各省皆然亦難保必無其事可傳諭該督撫提鎮等嗣後嚴行稽查加意整頓務令諸弊盡絕以重海防儻將來再有風聞經朕遣大臣前往查出則虛冒廢弛之咎惟於該管之大臣是問○命殺虎口臺站隸綏遠城將軍古北口獨石口臺站隸提督喜峰口臺站隸熱河副都統○壬戌 上奉 皇太后幸南苑 上行圍○以陳惠正爲山東按察使由山西冀甯道遷○丙寅諭前吏部議尙書郝玉麟因薦舉劣員王德純一案擬以降四級處分朕命福建總督德沛確查郝玉麟有無得受王德純賄賂之處具奏到日再降諭旨今據德沛奏稱郝玉麟保薦王德純時並未受賄惟王德純心懷感激每年呈送禮物則皆收受等語朕思此等餽送惟清操可信之大臣方能槩行屏絕若尋常督撫中難

保其一無收受此與因事納賄者尙屬有閒且郝玉麟係 皇考
簡用之大員厯外任甚久人亦諳練老成若照部議降調稍覺可
惜著從寬降二級調用以示薄懲○禮部議駁浙江巡撫盧焯奏
請將新昌縣宋儒石塾從祀 文廟謹按 御纂周易折中列引
用先儒姓氏石塾並未開載朱子中庸章句序內稱石氏之所輯
錄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晰又云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則
石氏原本擇焉未精可知迹其平生與朱子相友善講學問答朱
子稱其刻意爲學厯官皆有政績查該縣鄉賢祠內已經崇祀該
撫所請應毋庸議從之○戊辰廣西提督譚行義奏官兵擒獲首
逆苗境悉平遵旨前往楚省商辦軍務得旨所奏俱悉汝等起初
料理不善以致債事及用兵以後汝能奮勇贖愆殊屬可嘉又奏
探聞安南國眾官於本年五月二十一日立龍德之子名彪者爲

王改爲景興元年見在各處貼有赦書榜文差官加封章福瑄爲郡公並加封七土州官職其處東處南阮超侯武美玉等尚在動兵未息報聞

九月癸酉調楊超曾爲吏部尙書仍署兩江總督調史貽直爲兵

部尙書韓光基爲刑部尙書以陳世倌爲工部尙書

出左都御史遷

○大

學士等議覆直隸總督孫嘉淦等奏永定河漫溢爲患從前建築

石壩草壩皆失於高不能過水查金門關石壩上約數十丈係河

流頂衝之所於此處開一土壩則全河之水頃刻卽入金門關之

引河可以順流暢達將來汎水漲發散入田野民收肥腴之利經

流歸槽安行故道並無潰決之憂請乘目下水涸流細之時將引

河挑濬開隄放水爲漸復故道之計至金門關之引河有東西二

股請於分流之處將東口築高數尺平日專走西股若遇異漲兼

入東股可資消滅等語應如所請得旨依議速行○予故禮部尙書覺羅蘇庫祭葬○丙子諭從來安民之要莫先於弭盜而誣扳之弊使盜賊逞其奸良善受其害尤不可不嚴爲防也蓋盜賊中狡黠者多平日之窩夥不肯實供每誣扳素封之家及向有嫌隙之人以圖陷害而捕役從中播弄借此索詐弊端百出縱有司審出誣扳實情准予省釋而被拘候審已不勝擾累矣朕思各省臬司爲刑名總匯審理盜案是其專責當檄行所屬凡盜賊供扳窩夥必先詳加訊問得有確據方可拘拏隨到隨審如有誣扳立即省釋並將誣良之盜賊先行重懲以免再有妄扳至於是盜是良雖本人口供難以盡信而其人平日行止如何鄰里斷無不知之理虛心傳訊自無遁情儻有應接賊贓務令委員往查不得專任捕役以啓藉端抄掠之弊各省督撫轉飭臬司實力奉行以副朕

息盜安良之至意○諭楚粵兩省叢爾苗人猖獗不靖半載有餘官兵擒剿尚未竣事夫苗之爲賊本非巨寇利則鷹攫敗則獸散東攻則西奔南誅則北竄今之不能蕩平者在於兵力之不齊非關賊勢之兇猛也查楚省出征官兵一萬餘員名防護各處者十之七進剿逆寨者十之三其零星四布惟以坐守爲事而提兵對敵又不能窮追極按是以寨頗克而棄寨逃避之賊猶足以爲民害其報捷之文不過云斬獲數人割耳記十數人其餘奔入深箐難以追剿而已夫苗可以入深箐官兵獨不可以入深箐乎至於粵省則以附近省城百里之逆苗不能早爲剿撲並不奏聞及至報捷又多粉飾之語縱使苟完結於目前將來難免後患此皆兩省督撫提鎮辦理未善不知機宜之所致也張廣泗素有幹濟之才於苗疆事務更所熟諳今旣到軍前定能體察情事調度合宜

但須事權歸一方可以資彈壓用是再頒諭旨凡在軍前文武無分楚粵自提督總兵官以下俱受張廣泗節制一切功罪聽其賞罰應奏聞者奏聞應辦理者辦理該督撫等俱不得掣肘並著該部將欽差大臣關防一顆遣官馳驛送往○己卯戶部請定秋災加賑例上曰賑濟之事固不可不先定條例卽常例之外亦無所吝○丙戌江南宿遷縣朱家閘河決命築挑水壩○壬辰蘇祿國王送回內地遭風商船並請朝貢允之○甲午以王安國爲左都御史由刑部左侍郎遷○丙申諭記云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自古及今未有不以勤而興事亦未有不以怠而敗事者朕曉夜孜孜勵敬天勤民之心爲熙事甯人之本而大小臣工理宜恪恭乃職夙興夜寐以事一人近見各部奏事率過辰而至已朕昧爽而興惟流連經史坐以俟之而已此豈君臣交儆勤於爲治之意耶夫善

始者實多克終者蓋寡朕卽位之初卽以敬天勤民之心時刻自勉並以訓誨百爾臣工今甫五年耳朕慄慄危懼惟恐少涉於懈而有違初志爾百爾臣工皆有輔弼凝承之責乃反自卽於安肆乎夫君逸於上臣勞於下自然之理也今朕尙不敢少自暇逸而汝諸臣乃不能自勉於勞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自今以後務宜振作奮興繩愆糾謬以副朕期望汝諸臣之意若仍自暇逸則朕戒之在前矣將視成於後毋謂朕暴也○諭奉天居民不願入籍者限十年回籍○是月直隸總督孫嘉淦奏挑濬永定河復歸故道本月親至金門閘會同顧琮督率河員於金門閘之上開挖重隄二十丈挑濬河槽二百七十餘丈使河流入金門閘引河之內其金門閘引河東西二股見將東股閉塞令專走西股至西股之中尙有淺窄處所相度開挖自楊

柳青起至李各莊止展寬挑深共三百六十餘丈十五日各工俱竣十六日開河放水頃刻間全河一過順軌安流得旨永定河應歸故道朕已慮之久矣今孫嘉淦一力擔承妥協辦理實屬可嘉俟一切善後事宜詳勘妥辦明年伏秋兩汛果係安瀾著交部議敘具奏又奏本月十六日開永定河南隄放水復歸故道隨卽策馬沿流而南處處相度見河流循軌二百餘里之內逼近河岸村莊不過十數處易於保護兩岸地勢平行汎水一至可以散漫平流不能爲害至中亭河清渾合流之處渾水入後清水不過漲高四寸將來不致潰溢又隨流而東觀其清渾盪刷不過數里水色已清將來已不致淤淀至河水新來行人過渡艱難已撥固安霸州船隻令其接濟行旅不致阻滯得旨開河之後朕日夜廬念覽此奏大慰朕懷矣非卿一力擔承斷不能成此事然此時尙未可

侈然自足也必俟明年諸事妥協伏秋無妨然後可以慰眾望而
吾君臣此舉方不爲冒昧也看來顧琮頗有游移之見高斌陞見
在卽其人公忠醇謹且熟悉河務朕已有旨令彼會同卿等將善
後之策熟酌妥議卿其與彼和衷辦理可也○欽差大臣張廣泗
奏察看楚省軍營情形因總兵劉策名按兵不動以致銳氣沮喪
見在代爲部署旬日之間兵威已振提督杜愷於一切軍機調度
亦未諳悉臣不得不暫駐軍營妥爲辦理俟首兇就縛卽進京陛
見至粵省叛苗已攻克二十九寨招撫四十六寨見文武和衷將
士戮力可無他虞得旨所奏俱悉卿不必卽欲來京陛見看來此
事尙須妥協辦理卽善後事宜亦並未見有頭緒前已頒欽差關
防庶事權歸一卿可周詳妥辦務期萬全以副朕念至杜愷能勝
任否卿其據實奏來

冬十月戊戌朔調常安爲漕運總督托時爲刑部侍郎○己亥

上啓鑾謁 泰陵○壬寅 上謁 泰陵回鑾○乙巳 上還京

師○丙午調阿里衮爲戶部侍郎起鄂彌達爲兵部侍郎原任兩廣總督

○以覺羅石麟爲內閣學士原任山西巡撫○丁未大學士等議雲南總

督公慶復奏探聞安南陪臣鄭姓廢立改元該國叛亂四起皆以

興黎滅鄭爲名黎氏係我朝貢臣請行文詰詢緣由責以大義使

逆臣知所畏忌等語查鄭姓專橫已久今復擅行廢立義當詰責

但此事虛實未審又不知新立者係舊王何人縱行文該國而回

文仍出鄭手諒必託辭諉卸且一經詰責通國皆知卽鄭姓暫緩

逆謀而滅鄭爲名者必將紛紛請兵轉恐難以猝應應俟該國將

廢立緣由奏聞請封之時然後酌其情事慎重辦理又議慶復

奏審擬交賊矣長一案請將矣長等酌發廣東貴州四川安插餘

犯分別發落應如所擬完結但貴州與雲南連界與伊等故土猶近應令分發川廣交該管官嚴加約束從之○己酉諭朕命翰詹科道諸臣每日進呈經史講義原欲探聖賢之精蘊爲政治甯人之本道統學術無所不該亦無往不貫而兩年來諸臣條舉經史各就所見爲說未有將宋儒性理諸書切實敷陳與儒先相表裏者蓋近來留意詞章之學者尙不乏人而究心理學者蓋鮮卽諸臣亦有於講章中繫以箴銘者古人鑑槃几杖有箴有銘其文也卽其道也今則以詞藻相尙不過爲應制之具是歧道與文而二之矣總因居恒肄業未曾於宋儒之書沈潛往復體之身心以求聖賢之道故其見於議論止於如此夫治統原於道統學不正則道不明有宋周程張朱子於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與夫工用節目之詳得孔孟之心傳而於理欲公私義利之界辨之至明

循之則爲君子悖之則爲小人爲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脩己治人之要所謂入聖之階梯求道之塗轍也學者精察而力行之則蘊之爲德行學皆實學行之爲事業治皆實功此宋儒之書所以有功後學不可不講明而切究之也今之說經者閒或援引漢唐箋疏之說夫典章制度漢唐諸儒有所傳述考據固不可廢而經術之精微必得宋儒參考而間發之然後聖人之微言大義如揭日月而行也惟是講學之人有誠有僞誠者不可多得而僞者託於道德性命之說欺世盜名漸啓標榜門戶之害此朕所深知亦朕所深惡然不可以僞託者獲罪於名教遂置理學於不事此何異於因噎而廢食乎蓋爲己爲人之分自孔子時早已明辨而切戒之學者正當精擇審處著誠去僞毋蹈徇外驚名之陋習崇正學則可以得醇儒正人心厚風俗培養

國家之元氣所繫綦重非徒口耳之勤近功小補之術也朕願諸臣研求宋儒之書以上溯六經之閫奧涵泳從容優游漸漬知爲灼知得爲實得明體達用以爲啓沃之資治心脩身以端教化之本將國家收端人正士之用而儒先性命道德之旨有功於世道人心者顯著於家國天下朕於諸臣有厚望焉○辛亥敕翰林院於輪班日帶編修檢討十員引見○壬子轉張照爲刑部左侍郎以郝玉麟爲刑部右侍郎降調吏部尚書○丙辰諭從來宮室苑囿古帝王所不廢其或年歲稍久量加修繕亦勢所不免然而惜民力節嗜欲戒奢華乃圖治之大經養心之要道朕御極以來一切服御務從省約卽圓明園臨御之地亦一仍 皇考舊規並未別有營造以蹈土木繁興之戒今年偶因苑中東偏尙有隙地增構臺榭數月訖工稍覺華壯朕心已用爲疚蓋雖徭役無煩於閭井經費

不藉於司農而內帑所出獨非民脂民膏耶且朕日以去奢崇儉訓示臣民正當躬行以爲天下先乃一時遊覽之娛不能自克以此知抑損嗜欲敦行節儉之難而謹小慎微誠不可不加之意也今僉都御史劉藻奏請停減營建謂奢靡之漸不可稍開侈蕩之源不可不杜此語深獲朕心年來廣開言路而諸臣所陳率不過一二政令之更張無大裨補劉藻此奏甚屬可嘉實所僅見者夫以營造一節卽能因事獻規直陳無隱儻或政有關失諸臣亦必各思獻納朕得以隨時儆省收作礪從繩之效爲益不亦多乎劉藻著交部議敘再內務府總管前以瀛臺建造多年不無損缺奏請修葺朕已允行可傳諭內務府總管等但取完整不得過於華飾以蹈前失劉藻摺並發○戊午內閣學士許王猷因事革職○癸亥諭朕因向來秋審朝審各案內緩決人犯年復一年旣不至

於正法徒久淹獄底以致陳案日積特降諭旨令九卿詳加分別
凡緩決之案果係情有可原者俱入於可矜條內具奏請旨今閱
九卿所奏直省各案由緩決改爲可矜者甚多且其中有定案未
久卽邀寬典者在九卿審擬之時惟論其情罪有無可原不復於
年分之遠近更加區別而愚玩之輩或至妄逞臆見以爲甫犯重
辟卽得末減全無悚惕之心轉滋僥倖之念於國法人心殊有關
繫用是再降諭旨明白開示此次辦理秋審朝審各案多從寬減
乃朕法外施仁加意體恤止今年一次舉行並非常例直省人民
當思大法不可輕干殊恩非可常冀共洗心滌慮以仰承國家寬
大之恩各該督撫可轉飭府州縣徧行出示曉諭知之○刑部題
朝審緩決人犯一疏得旨褚泰常祿身爲言官得受賄賂具摺條
陳與尋常官吏婪贓作弊者情罪更屬重大若在 皇考時未必

不立時正法卽入秋審料九卿亦斷不敢不擬情實而竟入於緩決之理今二犯初次朝審九卿遽擬緩決明係豫爲將來矜減之地不識政體藐視國法莫甚於此反躬自問是誠何心九卿俱甚錯謬著嚴加申飭至於刑部係執法衙門憲章所在尤不當如此輕擬而都察院有統率科道之責於此等敗類尙有何情可原而如此辦理刑部都察院堂官俱著交部嚴加議處褚泰常祿改爲情實○乙丑永禁胥役更名充牙○以薩哈諒爲山西布政使陳高翔爲山西按察使由江西驛鹽道遷○丙寅諭士爲四民之首而太學者教化所先四方於是觀型焉比者聚生徒而教育之董以師儒舉古人之成法規條亦旣詳備矣獨是科名聲利之習深入人心積重難返士子所爲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嘗有志於聖賢之道不知國家以經義取士使多士山聖賢之言體聖賢之心正

欲使之爲聖賢之徒而豈沾沾焉文藝之末哉朱子在同安縣論學者云學以爲己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游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爲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不能者矣觀朱子此言洵古今通患夫爲己二字乃入聖之門知爲己則所讀之書一一有益於身心而日用事物之間存養省察闡然自修世俗之紛華靡麗無足動念何患詞章聲譽之能奪志哉况

卽爲科舉亦無礙於聖賢之學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人累科舉
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爲文以應之得失置之
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雖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
然豈能累孔子耶朱子此言卽是科舉中爲己之學誠能爲己則
四書五經皆聖賢之精蘊體而行之爲聖賢而有餘不能爲己則
雖舉經義治事而督課之亦糟粕陳言無裨實用浮僞與時文等
耳故學者莫先於辨志志於爲己者聖賢之徒也志於科名者世
俗之陋也國家養育人材將用以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而囿於
積習不能奮然求至於聖賢豈不謬哉朕膺君師之任有厚望於
諸生適讀朱子書見其言切中士習流弊故親切爲諸生言之俾
司教者知所以教而爲學者知所以學○是月欽差大臣張廣泗
奏楚粵苗獠勾結暗分二路楚南城步縣屬橫嶺崗與粵西廣南

等處句結爲一路橫嶺以粟賢宇爲首廣南以吳金銀爲首楚南莫宜崗與粵西張家寨等處句結爲一路莫宜崗以楊青保楊元保爲首張家寨以張老金楊勝聰爲首除吳金銀已於譚行義攻廣南時被逆苗拏獻外粟賢宇楊青保等各率黨盤踞八十里藍山大箐張老金等亦羣聚於此臣抵營後遣兵接勦苗眾隨將粟賢宇拏獻復遣人曉諭莫宜崗速獻首惡並帶兵往攻苗人畏懼將楊青保楊元保擒獻張老金等竄山箐內藏匿復派兵窮搜令投撫之苗歸寨拏獻兇犯全繳器械贖罪有平溪橫坡地林冲寨廟等寨抗不獻兇發兵勦絕迄今月餘張老金楊勝聰皆已接獲再城綏二邑有猺人專以劫擄爲生內有生員戴名揚與伊父戴榮華投入附從爲逆又粵西大羅山狗猺亦竄入楚地燒劫嚴飭官兵多方躡緝拏獲多名戴名揚等亦於龔家田山箐內拏獲見

在知名要犯不過數人約一月內可以告竣此楚省見在情形也至粵省軍務雖大勢已定正當喫緊辦理之時乃總督馬爾泰忽遣將帶兵三千名前赴楚省駐紮以備夾剿置本省實事於不辦冀博協助鄰省之虛名當卽飛咨該督令其撤回繼又聞馬爾泰有撤兵之議復飛札勸阻嗣接覆札知該督等久以桑江苗境蕩平入告故急欲撤兵但查粵省情形尙未可言蕩平急宜乘機妥辦庶能迅速成功因復札致該督其議遂止查有小江一帶爲粵省極邊之區與楚省長安五寨句結又圍里一寨乃吳金銀巢穴經譚行義圍剿斬獲頗多勒令已撫各寨獻兇贖罪據報擒獲僞軍師等尙有獨車平壩等寨要犯未獲見札邀譚行義來楚商令回營速辦約一月以內亦可竣局此粵省見在情形也得旨所奏情形俱係實在如是據所辦理亦可謂井井有條但與馬爾泰初

次奏摺中甚許之今則忽變而爲甚不足之之意以爲將來議處伏案此意朕甚不解若如此存心以卿之才而未免拖泥帶水則可惜矣

十一月戊辰朔諭周官之法歲祭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非獨家宰據之以制國用之通凡授田興耨賜急平興以及歲有災祲移民通財薄徵散利皆必於民數穀數若燭照數計而後可斟酌調劑焉秦漢以降戶口之數雖閒見於史冊而其文甚略惟唐貞觀之初定口分世業之法比歲登籍三年獻書以養以教致治之盛幾於成康固用此爲根柢也在昔

聖祖仁皇帝以生齒日繁恐有司慮加丁賦匿不以聞特詔據實開載新增人戶不另加丁賦世宗憲皇帝勤恤民隱廣儲倉穀常懼一夫不得其所德意至爲周渥然各省督撫雖有五年編

審之規州縣常平倉雖有歲終稽覈之法而奉行者僅亦於登耗散斂之閒循職式之舊殊不知政治之施設實本於此其自今以後每歲仲冬該督撫將各府州縣戶口減增倉穀存用一一詳悉具摺奏聞朕朝夕披覽心知其數則小民平日所以生養及水旱凶饑可以通計熟籌而豫爲之備各省具奏戶口數目著於編審後舉行其如何定議令各省畫一遵行著該部議奏又僧道亦窮民之一朕不忍斃從沙汰故復行頒給度牒使有所覈查今禮部頒發牒照已三十餘萬張而各省繳到者尙少是或仍事因循僅奉行故事則甚非朕所以禁游惰勸力作之本意矣著各該督撫留意善爲經理並著於歲終將所減實數具摺奏聞○己巳諭周禮造言之刑次於不孝不悌而王制假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者殺誠以浮誕之言易於煽惑人心所關甚重而敢於造作妄誕之

說者多係狂悖惡逆之徒是以置之重典以儆愚頑而息邪說今年六月閒有楊從清在都察院具呈云庚方動土十月三十日地動之語朕惡其造作謠言命加監禁而其言流布京師人情不無驚恐今十月三十日已過是可共知其言之荒誕無稽矣此等浮言本無足信無如庸人一聞邪說卽深信不疑樂爲傳道古來史籍所載如行西王母籙之類不一而足甚至別生事端總由於人不明理故不能不爲所動耳楊從清本應嚴加懲治因念其實屬無知交刑部杖責遞解回籍交該地方官嚴行管束不得令其出境生事嗣後儻有造言惑眾之人定行從重治罪決不如此輕恕其聽信流言妄爲傳播者該管官不時查拏○班第丁憂以那蘇圖署湖廣總督調來保爲刑部尙書以哈達哈爲工部尙書

由都統遷

○辛未飭有司教民孝弟○壬申准武進士回營食糧○癸酉命

直省官役俸銀工食遇綬徵年分准支司庫銀兩○丙子署兩江
總督楊超會參奏江西巡撫岳濬納賄營私各款得旨解任命高
斌阿里袞往鞫○丁丑諭朕恭閱 皇祖聖訓內載諭九卿之旨
曰爾等俱爲大臣天下督撫之賢否應於平時留心細訪以備顧
問誰貪誰廉卽行公舉雖門生故舊不爲徇庇庶人皆知畏懼而
勉勵矣乃者朕問時或謂未經同衙門辦事或自謂平日不接見
人知之不真以此推辭非理也 聖諭煌煌切中情事近日在廷
諸大臣之習亦甚類此卽如郝玉麟鄂彌達從前議處之案皆從
外省發覺廷臣並未有參奏之者又如王仕任之劣蹟德沛參劾
之岳濬之劣蹟楊超會參劾之豈伊等未經敗露之前在廷大臣
等竟一無聞見而必待督臣之舉發耶朕統御寰區一人耳目豈
能周知中外臣工之臧否惟大學士九卿等留心訪察有聞卽奏

庶人人知所做戒共懷官箴朕可以收明目達聰之益乃不時召見諮詢而陳奏者寥寥殊不足以副朕之望大臣受國家股肱心膂之寄朕不於大臣是任而誰任耶大學士九卿等果能留心於平時則各省大吏中作弊營私簞簞不飭者諒無不燭照之理若既已知之復存避嫌之心而隱忍不言尤非公忠體國之誼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事君如果自問無私更有何嫌之可避且如王仕任等事以督撫而不能自保一身之操守皇考時並未有此也朕用是愈滋愧懼焉嗣後各矢丹誠無稍瞻顧則於朝廷進賢退不肖之道必大有裨益矣○轉梁詩正爲戶部左侍郎以歸宣光爲戶部右侍郎由通政使遷○以包括署江西巡撫託庸署安徽布政使由郎中署○己卯諭本月二十五日恭遇皇太后萬壽聖誕普天同慶凡大小臣工俱著穿蟒袍七日不理刑名永著爲

例○諭署廣東巡撫王蕃著來京候旨王安國著以左都御史銜
管廣東巡撫事王蕃在廣東居官平常不勝封疆之任朕素知之
又曾有人參奏朕原欲令其來京並非因近日王安國之參奏也
况左都御史官階在巡撫之上亦非相當之缺止因地方緊要一
時未得其人是以特行簡用將此並諭中外知之○庚辰以移建
甘肅甯夏滿城除圈占民地額賦○壬午以劉吳龍爲左都御史
由左副都御史遷○癸未重輯大清律例成 御製序文曰象刑有典肇
見虞書其用之之道則曰欽曰恤曰明曰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武王誥康叔以用其義刑義殺而呂刑則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
以教祗德古先哲王所爲設法飭刑布之象魏縣之門閭自朝廷
達於邦國共知遵守者惟是適於義協於中弼成教化以洽其好
生之德非徒示之禁令使知所畏懼而已我 列祖受 天明命

撫綏萬邦頒行大清律例仁育義正各得其宜 聖祖仁皇帝至
仁如天化成久道德洋恩溥涵浹羣生 皇考世宗憲皇帝際重
熙累洽之運振起而作新之親定大清律集解刊示中外甄陶訓
迪刑期無刑法外之仁垂爲明訓有曰寬嚴之用必因乎其時洋
洋 聖謨洵用法之權衡制刑之準則也朕寅紹丕基恭承 德
意深念因時之義期以建中於民簡命大臣取律文及遞年奏定
成例詳悉參定重加編輯揆諸天理準諸人情一本於至公而歸
於至當折衷損益爲四百三十六門千有餘條凡四十七卷條分
縷析倫敘秩然頒布宇內用昭畫一之守於戲五刑五用以彰天
討而嚴天威予一人恭 天成命監 成憲以布於下民敢有弗
欽雖然有定者律令無窮者情僞也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
留獄書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尙其慎

厥用敬厥由體欽恤明允之意率父於民秉彝克協於中以弼予
祈 天永命允升於大猷從事於斯者皆懋敬哉是爲序○乙酉
諭從來爲治之道首在得人故書美闢門籲俊之風易著拔茅連
茹之盛詩曰濟濟多士禮曰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蓋自
古邽隆之世君若臣所以加意於興賢育才者固如此其切也朕
臨御以來時以得人爲念不憚再三咨訪而所謂出眾之才足以
慰側席之求者則未嘗槩見昔在 皇祖時如湯斌陸隴其輩學
術純正言行相符陳瑣彭鵬輩操守清廉治行卓越此數人者允
爲一時之望至今稱之夫以天下之大人才之眾豈無有與此數
人相頡頏者旁招俊乂朕心惟殷舉爾所知廷臣是賴況大學士
九卿等受國家股肱耳目之寄自當留意於平時盡以人事君之
義其有真知灼見者秉公舉出以備朕採擇焉○命通州陸運銅

斤改由水運○戊子諭向來御門聽政大學士等俱不設璫墊惟
圓明園奉 皇考特旨鋪設而乾清門尙仍其舊原定制之意蓋
以君尊臣卑豫防專擅之漸然亦不繫乎此况古有三公坐論之
禮大學士等皆年老大臣當此嚴寒就地長跪朕心特切軫念嗣
後著鋪璫墊以昭優禮至意○庚寅諭河工效用以六十員爲額
○甲午纂修大清一統志書成 御製序文曰惟 上天眷顧我
大清全付所覆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列祖 列宗德豐澤溥威
鑠憲滂禹迹所奄蕃息殷阜瀛壖炎島大漠蠻貊咸隸版圖置郡
築邑聲教風馳藩服星拱稟朔內附六合一家遠至開闢之所未
有過焉 聖祖仁皇帝特命纂輯全書以昭大一統之盛卷帙繁
重久而未成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初重加編纂閱今十有餘載

次第告竣自京畿達於四裔爲省十有八統府州縣千六百有奇外藩屬國五十有七朝貢之國三十有一星野所占坤輿所載方策所紀憲古證今眉列掌示圖以臚之表以識之書成凡三百五十餘卷夫肇十有二州見於虞典禹貢一篇備列九州疆域山川土田貢賦物產實爲方志之權輿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狄六狄之人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漢郡國地志與計書俱上太史厥後寰宇志記列於正史者代數十家將以觀民設教體國經野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匪徒備掌故徵博洽已也撫疆宇則念肇造之艱稽制置則念經畫之要采謠俗則念化導之方考循良人物而知治理之效念所以振興而長

育之數戶口田賦而察登耗之故念所以懷保而蕃殖之書曰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我祖宗克明峻德以有九有之師傅緒在予敢不惟德之勤篤前人成烈其在我內外百職事慎固封守阜成兆民懋相予修和有夏亦越我後嗣子孫咸敬厥德以昭受丕基萬年惟無斁覽斯編也其善體諸

十二月戊戌諭浙閩總督德沛屢任封疆操守廉潔伊旣一介不取而因公事犒賞之處又復繁多所得養廉不能敷川以致京中通負不能清還且棄舊有之產業朕心深爲軫念此等清官應格外加恩以風有位著將福建藩庫銀就近賞給一萬兩示朕嘉獎之意○張渠卒以范璨爲湖北巡撫起劉於義署直隸布政使原任吏部尚書○庚子禁京官濫交富戶○辛丑起劉永澄爲左副都御史

原任左副都御史

○壬寅欽差大臣張廣泗奏進剿楚粵苗犵斬獲無算

苗疆悉平酌留官兵貼防並酌定兩省形勢各設一協楚省添兵九百餘名粵省添兵一千六百名俟募足新兵後貼防官兵卽陸續減撤得旨楚粵苗犵不法朕特簡張廣泗前往辦理伊任事以來調度有方三月之內克奏膚功甚屬可嘉張廣泗著交部議敘具奏尋議准加三級○以周學健爲內閣學士由少詹事遷○丁未諭讞案務嚴濫及治獄無令淹留所以重民命也朕欽恤爲懷凡於刑獄案件無不至詳至審詰誠丁甯期成協中之治諒廷臣亦莫不共知朕心矣惟是外省之監獄較之在京事勢不同緣督撫駐紮省城府縣散居遠近不一上司耳目不盡周知雖有監犯月報之虛文不無隱匿遺漏之積弊每有一案人犯證佐未齊或拘喚不至或開解不前有司又不上緊催提以致經時累月囚繫不釋

者有之又有事涉牽連因人罣誤有司不分輕重槩與正犯同繫
囹圄遂至無辜受累濫被拘禁者有之是以囹圄之內常見充盈
屋既湫隘人復眾多濁氣薰蒸疾病傳染因此致斃者不一而足
其在問擬之重罪尙須附疏題達然亦處分甚輕若罪輕譴薄及
拖累干連之人每至患病垂危始令的屬具保旋報在外病故督
撫無可糾參至於州縣自理事件並不報聞上司更無稽考草菅
人命視爲固然此皆朕留心訪察而知種種情弊外省實有不能
免者朕矜全民命每於重犯之中有一緩可原者必諭令廷臣往
復商酌而後定案無如牧民之有司不能仰體朕心遂致刑獄不
慎上干天和凡地方之旱澇災祲未必不由乎此用是特頒此旨
著各該督撫嚴飭司府州縣將見在刑獄逐一清釐有塵案經久
未結者勒限審詳有一案牽涉多人者速爲開豁或應省釋回家

或應取保候質其已經擬罪應行監禁各犯務飭該管官加意清查無使禁卒陵虐至於困苦並將牢獄不時埽除以免疫癘傳染儻有獄各官奉行不力者著該上司卽行查參不得寬縱以副朕哀矜庶獄之意○予故戶部左侍郎王鈞祭半葬○辛亥命修築江南松江泰州等海塘○癸亥諭太僕寺卿蔣璉將服官以來紀恩述事稱功頌德之篇彙爲一集名曰湛露章進呈朕覽朕思人臣進獻著作詩文總期有裨於政治有利於民生有益於身心學問在獻者旣得箴規之誼而披覽之下亦可收作礪從繩之助若徒爲頌揚之詞則文藻雖工又何取焉揆之古人頌不忘規之意殊不爾也朕以實心行實政屏棄一切虛文惟恐政事或有闕失日冀臣工獻納論思繩愆糾繆匡其不逮至於頌揚溢美之語止增朕心之愧且耳聞目見實厭其煩屢經降旨曉諭而諸臣積習

仍復不免蔣璉所進姑且存覽嗣後著槩行禁止○是歲朝鮮琉
球來貢